

北京

孔庙国子监

史话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Beijing
Confucian Temple and Imperial Colle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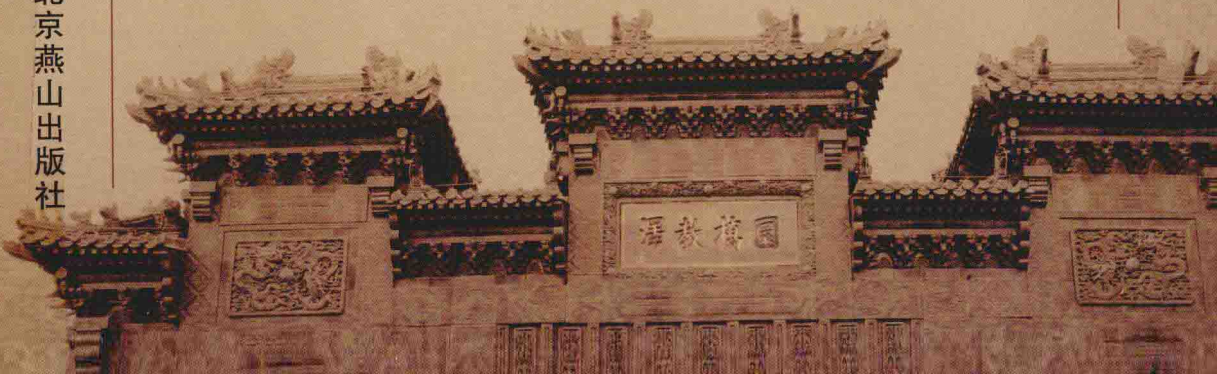
阎崇年

题



李永康 高彦◎ 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孔庙国子监

史话



阎崇年

题



李永康 高彦 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孔庙国子监史话/李永康,高彦编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02-2246-8

I.孔… II.①孔…②高… III.孔庙—历史—北京市 IV.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7877 号

北京孔庙国子监史话

作 者: 李永康 高 彦

责任编辑: 胡 芳

装帧设计: 周逸斐

版式设计: 周逸斐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政编码: 100054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32千字

印 张: 15.875印张

版 别: 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2-2246-8

定 价: 68.00元

燕山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燕山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北京孔庙国子监史话》

编委会

编委主任：吴志友

副主任：徐 明 李超英 郭 昭

委 员：高 彦 李永康 尤炳霞 徐正宗

刘克全 王琳琳 韩 英 张炳谦

董艳梅 孔 喆 邹 鑫 常会营

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北京孔庙国子监

《北京孔庙国子监史话》出版了，这对那些热爱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好事！

国子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始立太学，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若从“周代辟雍之制”、“祭祀仪礼之源”的历史来看那就更为久远了。中华民族崇尚文化的传统能够持续不断地传承并得以弘扬光大，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和孔庙的建立在其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所谓“庙学之制”就是这个作用的高度概括。北京孔庙和国子监承载了这绵长的教育发展进程，见证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向世人诉说着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是我国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创办的最高学府，曾经担负着教育和培养朝廷管理人才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封建皇权管理教育、发布教育政令的教育管理机关。不仅如此，孔庙和国子监在我国近代史上，还是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国家历史博物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源流；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又是东亚、东南亚“孔子文化圈”现象的重要源头。

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奥运会前夕不惜投巨资全面修缮和恢复北京孔庙国子监建筑的原生态环境，市文物局的领导和有关方面的专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指导，使得这项复杂艰巨的工程得以在奥运会召开前夕全面竣工。2008 年 6 月 14 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正式挂牌全面对外开放，以最接近原生态的面貌，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一直希望能有一本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孔庙国子监的历史，使更多人了解孔庙，了解国子监，珍惜这一在我国文化史上发挥过极为重要作用的历史遗产。《北京孔庙国子监史话》正是以此为据，应运而生。这本书的创作与出版，凝结了作者和有关专家、领导的智慧和心血，虽然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作者力求摆脱晦涩的文字风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的插图，使更多人愿意和看懂这本图文并茂的专著，借以弘扬我国灿烂辉煌的国学文化，更深刻地理解认识当今创建和谐氛围的必然，这同时也是我们组织写作和出版的目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尝试，其中的问题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各位读者和专家斧正。

看过这本书，北京孔庙国子监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会活灵活现地展现在面前，仿佛回到当年的皇家学府。

欢迎朋友们来孔庙国子监体验历史，感受国学！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2009年11月25日



上篇·北京国子监史话

一、北京孔庙国子监探源····· 003

- 太宗始建国子学 世祖划定庙学基····· 004
- 洪武皇帝建南雍 永乐太学立北京····· 011
- 清帝历代改扩建 乾隆盛世终始成····· 013

二、古韵经纶国子监····· 016

- “集贤”门制等级严····· 016
- “太学”门额话渊源····· 017
- 琉璃牌坊掌故琐谈····· 018
- 礼制辟雍溯源探秘····· 020
- 建筑牌匾画龙点睛····· 027
- 三纲五典“彝伦堂”····· 033
- 辛未重荣“复苏槐”····· 036
- 两厅六堂奋镢砺····· 037

三、华亭碑影国子监····· 041

- 国子监的碑与亭····· 041
- 珍贵完整的“乾隆石经”····· 045
- 石碑的造型和规制····· 047

四、源自国子监后院的佳话····· 049

- 敬一亭和东西厢····· 049

五、官本位下的国子监····· 055

- 兼管监事大臣 ····· 056
- 祭酒与司业 ····· 058
- 国子监的博士和助教 ····· 074
- 国子监的学正、学录 ····· 078
- 国子监的行政官员 ····· 078

六、皇帝们为什么亲自给国子监立规矩····· 084

- 国子监监规是强化儒家思想教育的制度保证 ····· 089
- 国子监监规是培训封建官吏的制度规范 ····· 090
- 国子监的学规是为科举选官服务的制度 ····· 091

七、来自五湖四海的国子贡、监生····· 093

- 国子监贡监生的来源 ····· 095
- 国子监生的肄业（学习）与生活 ····· 098
- 做官诱惑下的监生百态 ····· 109

八、与国子监密切联系的中央官学····· 112

- 独特的民族教育体系“八旗官学” ····· 113
- 国子监数学专科学校——算学 ····· 122
- 国子监的留学生 ····· 125

九、国子监生肄业期满以后做什么····· 127

- 监生的拨历与考职 ····· 127
- 极佳的荫监生仕途 ····· 129
- 南学优秀生留监深造直接为官 ····· 131
- 监生参加科举考试而得官 ····· 132

十、国子监（太学）历史沿革概述····· 139



下篇·北京孔庙史话

一、引子：从庙说起·····	163
二、从老师到学圣：孔子的生平与学行·····	165
三、从家庙到圣庙：孔庙的由来·····	170
四、北京孔庙三朝建·····	174
五、孔庙处处皆文物·····	188
六、孔庙建筑有说法·····	198
七、孔子历代谥号和配享·····	202
八、释奠礼渊源·····	209
九、释奠礼的沿革和程序·····	214
十、清代的临雍释奠·····	219
十一、立碑孔庙 彰显国家一统 ·····	225
十二、北京孔庙的历史作用·····	228
附录一：韩国、越南、日本的孔庙管窥·····	232
附录二：《北京孔庙国子监史话》大事记 ·····	236
参考书目·····	243
后记·····	245

北京孔庙·国子监

史話



上篇

北京 国子监 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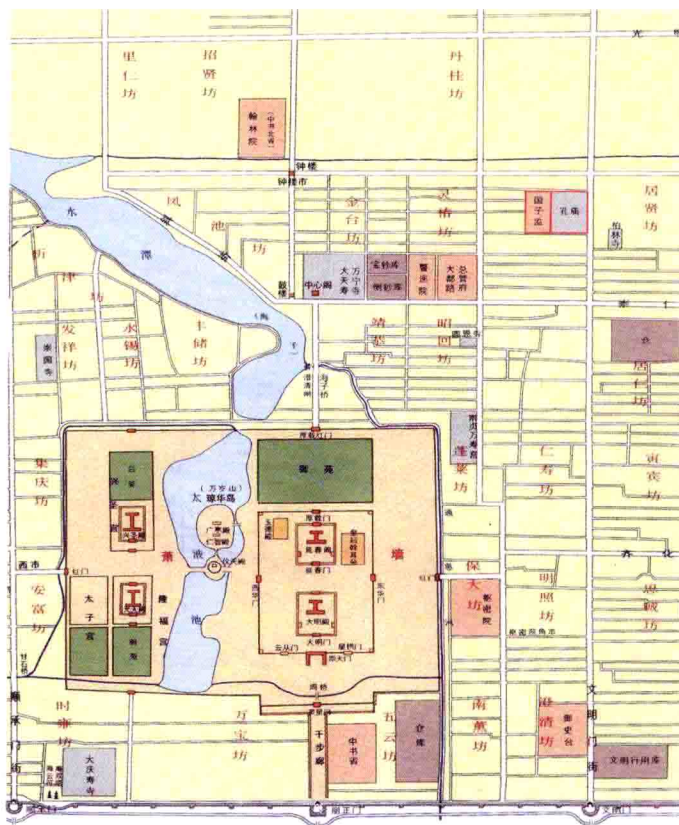




北京孔庙国子监探源

今天北京市内的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北大街及雍和宫大街，相当于距700多年前元代“文明门”内的大街——文明门街。这条大街是元代贯穿大都城南北的一条重要街道。就在这条元时大街的中段建有孔庙和国子监。与藏传佛教皇家寺院“雍和宫”西门隔街相对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国子监街”。这条街口有着十分醒目的标志，是在北京的其他街道很少看到的，那就是分别书写着“成贤街”、“国子监”的两对牌楼。四座牌楼以孔庙和国子监为中心，东、西街口各有一对，分外醒目。

这条街道清静幽雅，槐荫夹道，至今古韵旧貌仍存，给人一种难得的清净。徜徉在绿树成荫的成贤街上，举目凝望弥漫着传统遗风、积淀着文化精髓且宏伟庄重的偌大建筑群落，身心仿佛融入绚烂的历史，扑进了辉映着古人智慧灵光的文化圣殿。这个规模宏大的孔庙国子监建筑群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与至大元年（1308年）间，两组建筑彼此相邻，合为一体，孔庙在左，为上首；国子监在右，为下首。学校与孔庙毗邻而建，庙学合一，这是中国古代学校建筑的传统规制，也叫作“庙学规制”。进入到这条街道中段位置的孔庙大门西侧，就是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了。



元大都地图



国子监街牌楼



太宗始建国子学 世祖划定庙学基



元太宗窝阔台画像

现在的北京国子监是从元代开始建造的，但最初的元代统治者并没有设置国子监官学体制的计划。蒙古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年）灭金后，经过道士冯志亨的劝说，由元代重臣王楙向太宗建议在城南原金代枢密院旧址设立国子学获得准许。当时这个旧枢密院已经被改为“宣圣庙”十余年了（1222年立为“宣圣庙”），这应是北京国子监设建的萌芽。因为太宗窝阔台此时还远在疆场忙于战争，顾不上更多的办学举措。《元史》中记载了元代的国子学“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卷八十一·志第三十一》）目的是

教授蒙古子弟学习汉文。为什么首先把学习汉语作为首要任务，我们从元太宗窝阔台的这个办学诏令就可以看出蒙、汉两种语言交流的迫切性。这个蒙古人撰写的诏令把蒙、汉口头语混杂在一起，令人难以看懂。诏令的原文是这样的：“道与朵罗台、咸得不、绵思哥、胡土花小通事、合住、迷速门，并十役下管匠人、官人，这必阁赤（注：侍从的秘书）十一个孩儿，教汉儿田地学言语文书去也。不选。但是，可以学底公事呵也。教学者，宣喻文字。但是你每官人底孩儿每，去底十八个蒙古孩儿门根底，你每孩儿每内，更拣选二十二个作牌子，一同参学文书弓箭者。若这二十个孩儿内，却与歹底孩儿，好底孩儿隐藏下底，并断案打奚罪戾。这孩儿每学得汉儿每言语文书会也，你每那孩儿亦学底蒙古言语弓箭也会也。粘哥千僧奴底孩儿亦一同学者，若学底会呵，不是一件立身大公事那什么！教陈时可提领选拣好秀才二名管勾，并见看守夫子庙道人冯志亨，及约量拣选好秀才二，通儒道人二名，分作四牌子教者。虽已先禁治弓箭，军器去来，据这上项孩儿每底弓箭不在此限。你每各自斗教者，看谁管者教底先会了也。据住定房舍者，那孩儿每教底文书，不拣历日辰，起盖夫子庙廊房，并去底孩儿每住的房舍者。那孩儿每教底文书，不拣是何文书。教都学者。教学施行的文书，疾识字的文书者，教的时分，孩儿每根底休教阑当者。若识字呵，背识背写者。教参学底时分呵，自是不蒙古言语去底孩儿每，只教汉儿语言说话者，会汉儿言语呵。若不汉时言语里说话，却蒙古言语里说话，一番一简子打者，第二番打两简子者，第三番打第三简子者，第四番打四简子者，这言语我亲省会与他来也者。必阁赤每，比至会汉儿言语呵，说话仰胡土花小通事与两个熟会言语的通事转言语者，这比阁赤内有不服教训难道底人呵，具写姓名，我根底奏将来者，我这里更不省会那什么。仍道与朵罗台，仰与新拜降户内，每人拨与使唤的小孩儿一个者，各人并教读人等，每人日支米面各一斤，肉一斤，本处官人每底孩儿不在此限。外据家粮每人日支米一升，这必阁赤孩儿每，晚后与解渴酒四瓶。如有爱愿就学书人等，仰本路课程所官验人数，每人日支米一升，不得因而夹带不是读书儒人冒请官粮，

不得违错。准此！蛇儿年六月初九日。”（《燕楚游骖录》，以上文字标点依《析津志辑佚》）这里边所提到的冯志亨是一位有着儒学背景的全真教道士。办学的地点就在燕京夫子庙（金代枢密院旧址）。这个地址在哪里呢？据《析津志》记载，当时的东华门外即现今宣武区枣林前街西段原有一座朝阳桥，俗称“枢密院桥”，想必是因枢密院所在而得名。（援引自王宗昱《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全真教活动》一文的注释）由此推断，金代枢密院的旧址应该就在附近。

立金枢密院文庙为国学、令冯志亨为国学总教习是元太宗在国学建设方面仅有的两项决策。说来有意思，当时占据着这个占地 80 亩的夫子庙已经 10 年的冯志亨可不是个儒生，而是个全真教道士，但他却有儒生的背景，曾是金代太学生、进士，能文擅诗。另外的总教官还有道士李志常和儒士杨惟中，儒道合流办学。在金代枢密院旧址的这个国子学里，学生们还学习工艺、医药、酿酒、烹饪等方面的实用技术，反映了早期蒙古统治者教育观念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潜溪集》：“其一通谕受学子弟员，习汉人文书之外，兼谙匠艺事。及药材所用，彩色所出，地里州郡所纪，下至酒醴面羹，水银之造，饮食烹饪之制，皆欲周览旁通。”）。此后不久，入学的生员达到了 120 多人。随着儒家势力的逐渐壮大，冯道士把持庙学的局面开始松动，斗争持续了四五年，蒙古宪宗四年（1254 年），在忽必烈的严令下，冯志亨被迫将占据的庙产的控制权交出。此后不到三个月冯就去世了，享年 75 岁，是不是因此事抑郁而死，不得而知。

元太宗窝阔台汗时，还没有登上皇位的忽必烈在他的居所单独召见了被元军俘获的宋代名儒赵复。交谈之初，忽必烈让赵复为元军攻打宋军带路，被赵复严词拒绝：“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国者也。”忽必烈听了以后很欣赏赵的气节，对赵复有着他自己的考虑，也不强求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急需大量人才使用，而赵复的追随学者又有几十人，发挥这一大批学者的作用对于培养元代所需人才至关重要（《元史》卷八十一：“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说科取士。世祖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才以备选用。”）。当时受到窝阔台汗重用的中书令杨惟中闻听此事，知道赵复在程朱理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便和得到忽必烈青睐的幕僚姚枢（姚被忽必烈指定为太子“真金”的儒学老师）商量说服忽必烈在燕京修建宋朝名儒周敦颐祠堂并建立起元朝的第一个书院——太极书院，请赵复来讲学。还送去了书籍八千卷供书院讲授之用。（《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续资治通鉴》记载，太极书院建于 1238 年，这是在窝阔台立国子学五年之后的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忽必烈对兴学有他自己的考虑。此后，被忽必烈邀请的宋朝名儒赵复、王粹及其他儒士就在这里讲学，传播程朱理学，据古籍记载，来学习的人有百余之多。



忽必烈画像

忽必烈这样做是有原由的。早在蒙古宪宗元年（公元 1251 年）受命总领漠南汉地



的藩王时期，他就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想法，并在他的夫人察必影响下，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在他的周围，除了上边提到的太子的儒师姚枢之外，还曾先后延揽任用了僧海云（宋印简）、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著名儒士，向他们问以儒学治道并付诸若干军政之治，其中包括令刘秉忠根据风水理论为建新都（上都开平）寻址这样的大事。希望被接受为汉家“天子”儒君形象的忽必烈凭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以及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敏感性，使他深刻认识到，若想有效地统治汉族人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必须要赢得汉人儒士这个庞大群体的信任和支持。在打败了与其争夺帝位的政敌阿里不哥（忽必烈的弟弟），粉碎了地方诸侯的军事叛乱，初步确立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王朝制度之后，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属地汉民身上，完成从一个草原游牧民族的统领转变为统治中华帝国皇帝的宏伟政治目标，忽必烈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那就是将都城迁移到元帝国境内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命令开始兴建新都，建都地点就选在今北京地区。北京这个地方，曾被辽代的突厥人称作“汗八里”（大汗之城），在金朝被称作“中都”，1272年入元后又被称作“大都”（伟大的首都）。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修建大都时，一个重要的举措则进一步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那就是规划了“庙学”所在地，即现在北京国子监和孔庙这个位置。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即位为皇帝。



元成宗铁穆尔画像

规划好的大都“庙学”在忽必烈朝没有立即动工修建，庙学都修建在了“上都”开平。相隔了三十多年后的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刚上任不久的中书左丞相哈喇哈斯奏请元成宗铁穆尔皇帝，他说：京师里很长时间缺少孔子庙，而现在的国子学又一直借用其他的官署，因此向皇帝奏请修建庙学，并选拔著名的儒士作为庙学的学官，让官员子弟入学接受教育（《五礼通考》卷第一百十九：“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元成宗批准了这个请求，但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拖延了近四年没有开工，最后还是在哈喇哈斯的直接督促和指挥下，于大德六年（1302年）六月，修建文宣王庙的工程才在京师正式动工。大德十年八月，即公元1306年，京师孔庙在忽必烈朝规划的孔庙位置上终于建成了。为了表示对这个工程的重视和庆祝，元成宗铁穆尔皇帝决定要行“释奠”大礼：要用猪、牛、羊作为祭品；以乐器合奏、乐师登堂合唱的“登歌”形式颂扬孔子；还给参与祭祀的萨满法师新制了全身缝缀有几百件饰物的“法服”三套；并且命令翰林院确定乐名、乐章。由此看来，这个释奠礼节在当时来讲已经是非常虔诚和隆重的了！京师孔庙建成以后的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很是宏伟壮观。

元朝的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以后，除了崇信萨满教、藏传佛教，和藏僧喇嘛共治国家以外，也一直受到社会上、朝廷中的学者与汉臣的强大影响，认识到孔子学说是统治中

国不可或缺的文化，孔庙的建设就是元统治者基于这一认识的具体体现，铁穆尔以此国策修建了北京孔庙。他去世以后，他的继任者即元武宗海山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元成宗铁穆尔去世，由于没有皇位继承人，在哈喇哈斯的策划下，海山的同母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三月带兵入京，发动政变。五月间在上都召开了一次“忽里台”大会（蒙古和中国元朝的诸王大会、大朝会。蒙古没有固定的嫡长继承制，历朝大汗即位，都由忽里台推戴），公推海山为可汗。七月，还没有改元的海山可汗，也就是后来的元武宗下诏，为孔子加封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立碑于曲阜孔庙。这是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最高封号。根据邢鹏博士的《北京国子监孔庙元代〈加号诏书〉碑考》一文，立于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的这块北京孔庙“加号诏书”石碑，曾数次遭遇被推倒的厄运，最终立于大成门陛下东侧面南。一些同仁从石碑落款年号上认定这个加号碑是元成宗下诏敕建的，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此时的元成宗铁穆尔已经去世半年了，继任的元武宗还没有改元。“加号诏书”最初是给山东曲阜阙里孔庙的，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崇敬，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才在北京孔庙立此碑。至今这块珍贵的石碑还完好无缺，并被加上玻璃铁罩妥为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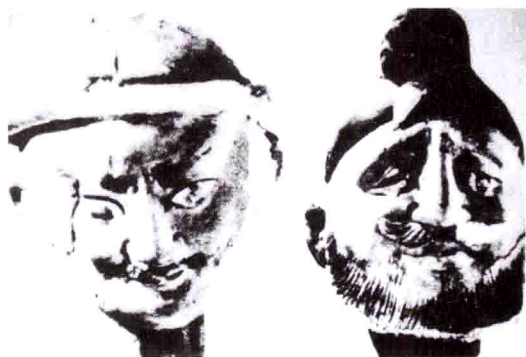


元武宗海山画像

在大成门陛下西边朝南的位置上还立石一块《加封先圣父母及圣配夫人颜曾思孟四子碑》，这块碑是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撰写的，也是由于上述的缘故，于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立碑的。

修建京师孔庙的同时，御史中丞何玮对成宗皇帝提议说：古老的唐、虞几代古部落和古国，国都所在地和民居的小巷里都有学习的场所，现在既然孔庙已经盖成，最为适宜的是在它的西边应该营建一所太学才好。成宗铁穆尔皇帝批准了何玮的提议。大德十年（1306年）正月，文宣王庙（即孔庙）竣工前七个月，营建国子监的浩大工程正式开工。（见《续资治通鉴》）

其实，早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就已经“迁都北城，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了，闰二月忽必烈因袭汉族旧制，设置成立国子监职能部门，利用旧王宣府宅改建了只有三个教室（三斋）的国子学（《元史》卷八十一：“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据《日下旧闻考》：虞文靖谓许文正歿后国子监始立，官府刻印章。盖文正为祭酒时尚在旧学所，谓王宣府宅也）。国子学是元朝中央官学之一，其中就读的生员基本上可分为国子生、伴读和陪堂生三种。其中，国子生和伴读是享有官给廪饩的公助生，而陪堂生则是不享有官给廪饩的自费生。从历史资料记载的情况来看，刚开始的国子学规模不是很大，生员定制为一百人，还有伴读生二十人。



色目人画像

元朝初期，蒙古种族人口并不太多，只有几十万人。随着西征（欧洲）北伐（俄罗斯）、入主中原，版图的扩张，逐渐使蒙古的可汗们懂得，每当战役结束后被占领地就需要分派官吏去实施管理。这些可以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却在管理人才上极为匮乏。于是，在大力推进蒙古族官员子弟进入国子学接受教育，旨在解决管理人才缺乏的同时，还把原先西征欧洲途中早期降附过来的“色目人”，也都派到中国各地，充当

统治的官吏。从元朝开始，政府下达民间的公文，就有“各色人等”，或“色目”人等的文句。所谓“色目人”，就是指元朝时对蒙古族以外的西北各族、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各族的概称。其中包括钦察（游牧于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流域一带的突厥分支）、回回（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诸国各族人的泛称）、哈喇鲁（臣属于西辽的西突厥一部）、阿速（古代奄蔡人的后裔，属伊朗人的一支）、畏兀儿（高昌回鹘）、斡罗思（俄罗斯）等诸多民族。这些被降附的民族人口被编入元军的各式军中，拼搏疆场，为元帝国大一统的形成，建立了功勋。同时，大批的西域军士还在内地筹粮秣马，“军耕以食”。元朝统一后，他们又与其他东迁的西域人口一起致力于治理荒芜，为元朝军队兵饷粮运的解决、农业的生产和恢复及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这些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优于汉人（长江以北的汉人和契丹、女真、高丽等民族）和南人（南宋汉民）。“各色人等”，就是上述地区中各种族的人。为了培养蒙古贵胄子弟、为官的色目人子弟，自然都需要进入国子学学习，接受教育，以培养后备人才。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尤其是蒙古人、色目人选派子弟人数的增加，元世祖忽必烈所初建的国子学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发展需要，亟须对原有国子学的规模实行扩张，这就是成宗铁穆尔为什么听从御史中丞何玮提议而修建新的国子学的背景原因。但修建国子监的工程进度缓慢，临到成宗铁穆尔去世的时候也没有看见新的国子学建成了什么样。至大元年（1308年）五月，武宗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见到如此的工程进度也都有些着急了。这个皇太子（其实应该叫做“皇太弟”，他是海山的弟弟）请皇帝发布谕旨由他亲自督工以最后完成这个重要的工程（《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十七：“至大元年五月丁卯，御史台臣言，成宗朝建国子学迄今未成，皇太子请毕其功，制可。”）。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南北方向两进院落、拥有数十间教室的国子监历经三年终于竣工，从1267年设定规划到最后建成，历经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尔，武宗海山三朝达41年之久，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太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北京国子监最早历史，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的。这座集官府与学府为一身的皇家人才库，与东面的孔庙毗邻而居。新建的国子监与原来设在金代枢密院和王宣抚宅（见《钦定四库全书》卷六十六）的旧学址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从此，这里就开始成为元、明、清三代封建王